



文懷沙 ◆ 主編

隋
唐
文
明

第三十卷

古吳軒出版社

文懷沙 ◆ 主編

隋唐文明

第三十卷

上海大學「大學叢書」

古吳軒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隋唐文明／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編纂委員會編

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12

ISBN 7-80574-857-8

I. 隋… II. ①文…②隋… III. 古籍—匯編—中

國—隋唐時代 N.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4) 第132009號

責任編輯：尹劍峰 陳雪春

馮立 高穎

裝幀設計：周晨

責任印刷：何潔 蔣家宏

書名：隋唐文明

主編：文懷沙

出版發行：古吳軒出版社

地址：蘇州市十梓街458號

郵編：215006

電話：0512-65232286

傳真：0512-65220750

印刷：江蘇淮陰新華印刷廠

開本：889×1194 1/16

總印張：4027.5

印數：1000冊

版次：2005年3月第1版

印次：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書號：ISBN 7-80574-857-8/K·001

定價：38000.00圓 (全100卷)

隋唐文明

第三十卷目錄

隋唐史部書錄四

資治通鑒補隋唐紀八十九卷（卷一百七十七至二百六十五）（二）（卷二二一至二六五）

〔明〕嚴衍撰

三

隋唐史部書錄

四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七 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 考與日河洛春秋作周摯至德志 李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懸嘉山之敗 嘉山之敗事見二百

十八卷至 德元載 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鄰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黃

神用王璵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

為流矢所中數日創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 李嗣業以兵屯懷州會諸政都時諸軍屯成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以發秀實知留後事

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皇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月食事達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丁憂天下之亂問士於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薦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結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

踰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常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獨以匹馬

至靈武合弱旅鋤強寇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

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

姓轉徙踵擊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避逃不出陛下在靈武

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極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

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

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汙悵

上皇南幸悼宗戚見屠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

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強危能取安之由也今

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

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譚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

廢芻良馬官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頌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頓首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貨踰望此所以強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 願者 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靈武之時何寇盜之足虞哉上

覽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懼投台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 附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舉凡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

天下亂言尤人聞至是而出告五千十篇皆避亂入術耳嗣稱

子子後徙家襄陽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浪爲官手呼爲浪郎

客樊上酒者相呼爲浪郎又曰公之爲浪者浪爲官手呼爲浪郎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守壘三重壘渾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榭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

思明食盡策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洵糲甚及馬矢以食馬

先以麥糶推上蔡嶺今關急乏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
 統帥進退無所窺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
 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費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逢水運安陽縣而
 事起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
 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光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吳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
 木天地晝晦咫尺下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
 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
 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閉守崔圓
 河南尹蘇宏等官吏南奔襄鄆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
 掠吏不能止旬日乃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日那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身前兵馬使史思明曰思明果反
 肅將也安有諸節于國家因曰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思忍色變於
 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擊之戰于萬金驛
 賊分馬軍至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舊軍馬軍擊之
 遇僕固懷恩引賊討之曰僕固懷恩以舊軍馬軍擊之
 疑僕固懷恩為變遂脫身先走郭公相繼于城下僕固懷恩
 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程往於水出安陽縣也又
 前又東起新安縣故城南又

東遷于成寧南又東遷缺門山老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指東京退
 任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存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子儀從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
 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糧重自野戍
 渡河待命於河濟之南岸野戍即對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
 年置八年省成寧四年復分河南南陽新安
 王屋汝源河陽靈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濟荔非元禮至而軍馬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濟王璣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治分龍岡縣置其與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開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道儒高尙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整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容疑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偏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弟生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
 國更作藩籬之援開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敵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
 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
 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
 上皇之故慶緒時避山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慶緒至雖無以

黃浩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年 唐紀三十七 四
 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光與之戰殺
 傷相半魯吳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
 木天地晝晦咫尺下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
 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
 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閉守崔圓
 河南尹蘇宏等官吏南奔襄鄆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
 掠吏不能止旬日乃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報德思明怒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

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

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

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

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

遂西略虛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

回紇骨噶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

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殿門內有紫宸殿即內殿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噶特勒等

辭還行營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

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瑱

為刑部尚書皆能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

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竝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

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

西漢以南北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

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勳屬南牙羽林屬北牙金吾掌巡衛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為言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

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補終北至并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統

華州節度使來瑒許河西北行而相州節度使夏四月庚子澤

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屬鄆州隋

秋路子所邑也九城志謂城在鄆州東北四十里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

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帳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內宅蓋在禁中輔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

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雍錄按大典大明宮闕有左右銀臺

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開本大明宮闕右銀臺門內即翰林院

後殿又東殿內侍別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

門西入監溫室浴堂殿殿後殿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宮殿

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

直紫宸殿東西耳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追索諸

司無敢拒者御史監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

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年 唐紀三十七 六

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改正通鑑原文此下自

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十七字李山由東甲族見韓因

雖有忌疾呂誼之事為士論所不談亦未聞其罪歷一至于此說

上文既言輔國欲以羽林騎士為巡邏控正議以格及李峴為相

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寤賞其正直以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

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成或宣口救處

分諸色取案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正

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問奏輔國由是忌峴 甲辰置

陳鄭重節度使以邠州刺史吳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

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以興平軍節度使李真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重前此未嘗置節備營及

自彭城升統之與平軍本置子羅州始平縣李真時在行

營使統深許汝三州此皆歸地分籍非有一定規模也 九節度

之潰於相州也魯吳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吳懼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唐天皇帝注曰兩洛秦水口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侵之謀處北地之變乃令男朝或與守州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開號為燕元順天元年春官行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

六年實錄曰皆不願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即思明稱燕天

九年柳琛正問位應思明有地天元年其案蜀門紀亂思明既

殺為燕思不稱燕家正朔亦不受唐諸指應地內但稱某月而已

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告位於他國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庚

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于開元

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

鎮野云正月元年號河洛春秋上元三年常監蜀門紀亂云立

制與為太子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誣其謀故顯殺之

之紀亂云于時已立為太子謀也案長歷四月丁酉朔無祭西

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擊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

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毫節度

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安興首見一百八十 為李先弼神將屢有

戰功自陳盼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闕可汗卒

長子葉護先退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

公主為殉公主曰中國人墮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

天與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與本古雍唐至德二載改日 其妻

認冤李輔國素出飛龍殿李輔國本 飛龍小兒為之上誣救監察御史孫登

鞠之無冤案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

獻鞠之北唐制所開與參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

之太平縣屬魏州魏太武帝置泰平 若虛值巧士希輔國意歸罪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手上上隱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屬魏州 魏與鳳翔尹巖向皆貶嶺下

尉嶺下尉度嶺南下諸縣史失職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考異曰代字實錄云臨有盜賊嶺南管在北軍者謂建

蜀州刺史 御史訊鞠益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置獄中侍御史毛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八

片處奏與輔國請宗大怒下三司推鞠之峴以若虛不直求

於上而及三司覆奏與峴理請宗以爲朋黨會同列李果希旨

皆貶官今從出宗實與峴紀傳 右散騎常侍韓瑛木入對上謂之

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

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新書

表許滑節度使治滑州 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滑州五節滑汴曹宋 六月丁巳分朔方道邠雷等九州節度使方備表開元九年置

大都護府夏鑾鏡銀器六州宜道豐安二軍三受奉城十年增

節度使初三州二十二年兼隴內道采訪處置使使押原甯靈隴

鄜坊丹延會州麟十二州以原隴二州隴慶州安樂長寧二州隴

原州天寶元年增置鄜州乾元元年分隴北大都護府鑾鏡二州

節度使武節度使是年廢隴北節度使置鄜州大節度使治原甯

成日 鄜坊丹延隴北節度使鄜州隴州開元十三年以向字摩盧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取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考異曰朔方

肅宗使丞相張公輔東都恩德諸軍郭公陳休於軍張公坐而

去軍中不悅謂其流議居十日中使追郭公說其家傳曰六月

公朝於京師三請元帥上許之乃召李光弼代公為副使公別傳

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寶錄七月除趙王

任為元帥士卒涕泣進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錢中使耳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

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舊傳思別擊兵河南加光弼太尉

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名德諸將以光弼兼朔方節度使兵馬副

長史如諸道節度使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

兵馬副元帥文宗時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

後為朔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制朔方賊無日月制

辭云宜請出車之布仍裝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望旗旌旗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禪光弼之嚴左

廂兵馬使張川濟屯河陽光弼以徵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遂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郭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賈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齎請之是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九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圍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歸元水擊賊遂引兵至李公營其罪而

執之以李公代領其職時引軍入河陽秦

真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僕固懷恩繼至光

弼引坐與語須臾聞者白蕃軍五百騎至矣舊傳謂請蕃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賁之曰語汝勿來何得聞還光弼曰士

卒驍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思禮節

三州史或稱澤 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李光

弼也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盤屋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京賊 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

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徵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之光晟謂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

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常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

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柎南楚霸王舊傳楚王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歸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柎南楚霸王舊傳楚王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歸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



使之收復河
北及陸其也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棄城走燈期鄧峽歸等州官吏帥之爭攷嵐山谷時荆南節度使

變城忠貞 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鑄錢大凡六

錢上州 絳州之鑄三十其餘諸道或開江嶺 加以重輪一當五十一寸二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 號重輪錢在東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郭為重輪每重十二斤 號重輪錢在東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

作敵軍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荆

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頌堯中節度使王仲

昇為申河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

五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

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白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游陽史朝義自白阜周擊自胡良濟河白阜胡良皆河津

黃油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十一

西北岸耳 曾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

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

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慮為質長慮董參戶

名長慮縣 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

淮神功南宮人也南京漢古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便頃之神功襲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報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

兵不利連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討何如陟請曹兵於陝退守瀘關

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稜臂之勢也稜臂可伸而長可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

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鞏嶺龍門

皆應置兵汜水有城京之險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驛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關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詔將謂曰今日洛城而北乎

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水經注數水東逕洛陽東

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陽城門北漢之廢門也東逕春

非隋唐所從洛陽也上東門之地唐為東門及日暮光弼乘炬徐

行部山壁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纒

黃油通鑑補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十一

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考異曰實錄光弼謂

可守後河陽糧纒支十日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倚

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蔡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

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

制親征史思明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自春大旱秋苗

耗半斂稅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民何以堪臣

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什於行間日有二三市井餓殍

求食死於路旁日有四五今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

之出御史大夫豈能澄清禁止哉且河洛騷騷江淮叛換詩曰中

原有救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遠輕萬乘

而速成之邪今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

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歷平國臨由都汝州刺史出南
 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渡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緣山
 之下北不敢險孟津東不敢過張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
 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賊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乃止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謂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橫流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攪辮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
 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息馬者使馬力完復而後戰因頓
 首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連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墜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
 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
 光弼令索軍中花馬得五十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
 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
 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
 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積棗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三

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又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欲絕光弼糧道
 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顛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顛阻壕伏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
 曰司空在乎日越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顛日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顛而歸吾死必矣不即降也
 遂請降希顛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降不降何待庭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籠仔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
 果殺代州有五臺府己亥以庭暉為石武衛大將軍唐諸將大將軍則三品
 品安考績日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將高暉李日越等北月
 己亥高庭暉殺前進軍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殺前進軍此月
 皆已降新傳云日越二年三月思明引軍南去使其子朝義帥
 河陽四月二日思明昭帝以上元元年思明遣兵於河陽言曰
 我且渡河觀被圍三日食盡不攻自下李公問之 思明復攻河
 陽光弼謂朝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時鄭州已沒將軍能為我守南
 城三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抱玉
 許諾時賊將周摯攻南城抱玉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巨吾
 糧盡明且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四

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蓋秦從思明寇河陽
 夜帥其眾五百按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
 柵柵外皆蕪深廣二丈中可起石礮築城以乙巳周摯拾南城併
 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勦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城外則築
 羊馬城及有譚之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
 逼城以車戰攻具自隨皆眾填塹三面各入道以過兵又開柵為
 門光弼察賊迫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莫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
 為我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賊初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急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年 唐紀三十七 忠 忠 忠 忠

正急召何為請破賊以見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願麾下
 日向公來召殆欲斬吾爾死有名無庸受戮乃鼓譟出柵門下馬
 持刀瞋目直前至銳士堵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級賊
 眾潰周摯復收兵誣北城光弼遣帥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
 雖多摯而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係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
 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
 其將郭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二百又問其次堅者曰
 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
 弼令諸將曰爾曹望我旗而戰吾殿旗緩任爾擇利而戰戰者占
 吾急殿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
 鞞中鞞與鞞同音名曰鞞本胡服也武垂于腰作實錄曰胡服也
趙武王好胡服常帶鞞以黃皮為之後前以長鞞軍攻通

服中馬周發其鑰加以鐵覆開元中裴叔孫以羊為之豎環加以
 帶子裝束故事胡服之服不許者入殿皆至馬加鞞乃許之
 鞞音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到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遠光
 弼擊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闕府儀
 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
 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
 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
 其大將徐瑛王季泰投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摯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
 右金吾大將軍 邛嶺嘉眉瀘戎等州蠻反簡州漢牛鞞廣都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年 唐紀三十七 忠 忠 忠 忠

安縣及武康郡諸蠻部以縣馬蜀郡之南初分置簡州餘詳見前十一月甲子以賊中監董秦
 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
 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鄠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時唐鄠之開泰哥
 如莽山南節度參謀元結敵而瘞之於沁南名曰袁邱 發安西
 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
 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
 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漢臨江慈江伊縣地梁置臨江
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以 鄠後周開山節度使及州以監
地蓋巴微心板忠信為名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涿州良外司馬
 坐琦幕也 十二月甲午以理領度支使 乙巳韋倫送康楚元

詔關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斛子取馬六百匹歸仁走以

伯玉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沙柵

之間屢破之 歸仁在永甯縣西永甯漢定縣西界後周置河

東歸仁在永甯縣西永甯漢定縣西界後周置河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

假其威名以鎮之 上祀九宮宮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

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

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父人金二百兩遺御史劉期光追索之

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挾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

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白曰夷州之地

附附大業七年琦招討吐蕃歸降唐武德四年唐更其名

志京師南四百三十八里北至三千里八百八十里

甲申改蒲州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

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者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

維璋曹瑒殺節度使史闢據州反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馮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

節度使 至德二載廢節度使便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使領襄陽歸德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懷州

襄州張維瑾等皆降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參謀元結說瑒曰孝

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豈有賈其忠信義勇而不

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互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瑒納之

閏

月辛酉有彗星出於西方長數丈 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

係為越王 己卯赦天下改元上元 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更

定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望廟以雷發

即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

享是年尊為武成王以歷代名將為十哲俾侍坐於武成王殿

漢淮陰張敖信劉濞諸將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尉少卿李暹司空

并拜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尚書右僕射田穰苴吳將軍

孫武後西河守吳起蕭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茲停

上謂五帝帝宗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

風師雨師等社先盤孔有父齊太公望十子厥後中祀司中司命

小祀神祀至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社稷神等類

史思明入東京 考異曰癸亥九年九月史思明入東京

馬寺不入宮闕今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

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吏事言詞文雅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安路為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諱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王子

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錢錢鹽鐵等使 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錢錢鹽鐵等使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一 唐紀三十七

孫武後西河守吳起蕭

其中祀下祀并雜祀一切茲停

上謂五帝帝宗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

風師雨師等社先盤孔有父齊太公望十子厥後中祀司中司命

小祀神祀至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社稷神等類

史思明入東京

馬寺不入宮闕今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

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鈞衡小心畏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吏事言詞文雅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 宦者馬上言安路為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諱為之補官事覺上言杖死王子

諲罷為太子賓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

支錢錢鹽鐵等使

支錢錢鹽鐵等使

台委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
道時使使其養楊州於楊州忠相繼為之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八載鳳嶺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秀午號稱神童名震

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為畫得總髻上皇問曰卿為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謔帝左右多邪
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斫其帥黃乾曜等
之出邑村之西有雷氏相家為寨又有雷氏居雷州其屬也其
地西至海諸丁官初置其寨與雷氏同氏德氏相村雷氏雷寨據
十餘州又通安州 三品錢行浸久屬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

兵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幣十其重輪錢當二十諸州更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九 思補國
侯進止是時史思明亦竊順天得一錢 史思明得一元實錢徑
長許之北改其 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值尤貴薛祕書少監曹王

舉寧母太妃鄭以孝聞既歲餘物貴度祿不足以資親重請外官
不允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舉

欲行賑掠吏叩頭乞候旨皇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
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劫上聞而嘉之皇明之

元孫也 甲申與王昭靈偕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伺張后以故
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仇覽伺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被黨單於普潤 普潤縣屬以州府漢社
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水嶽安定定縣二縣之地在漢

又所添縣隋大業元年於蘇州谷置普潤縣以杜添縣三水漕
民田民便普潤以唐縣名也 平肅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

縣則其地有隋一詩官

思明之兵於鄭州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 事見上卷
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 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作九仙媛唐歷作九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

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出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賜宴有

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聽武動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帝上上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十九 思補國

已與皇 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寡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
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庸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榮感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記曰文

世子也朝於 王季日三 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纔留四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 唐以大明宮為
西內興慶宮為東內 宮內與東內 東內本輔國所

宮為南內 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
詔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墮馬高力士隨
蹙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突轉馬

蹙曰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突轉馬

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查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

否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控

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眾而退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

朕且為兵死也所留侍衛兵纔死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

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事見二百九卷吾

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從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

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外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

復何事南宮即雖等恐小人焚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

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兵史梁以蓬州兵史後置蓬州府廢州以縣

二千五百六十里東郡 癸丑敕天下重輸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唐紀三十七 年

丙辰高力士流平州主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涪州陳元禮勒致

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三年今州魏德縣置涪州京師南三

里播州秦安郡之南境桐野柯郡之界柯野觀九年置歸州

十一年置歸州京師南四百五十里至興師四千九百六十

里貞觀十六年開山開道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郡四

千二百里歸州外歸縣地後開置歸州歸州府以縣屬巴東

郡唐武德二年分歸縣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玉真公主出居

玉真觀上更遷後宮百餘人俄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

親服唐書咸宜二公主四方所獻珍異先獻上皇然上皇日以不

憚因不如輩時殺沒以成疾上習藝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

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寵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力士之在巫州既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薺

菜豐茂而不為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 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勝隴川

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者以

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

地淪入吐蕃伯玉屯於陝畧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

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會神策軍丁亥贈諡與王昭曰恭懿太

子 更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卒陟自幼風標峻整獨立不羣開

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

勸勵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昇常與

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為洛陽令累遷吏

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情偽最難窮究陟剛腸疾惡風

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牘盤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滿拂窮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一唐紀三十七 年

滯如以道義相知恆虛席側履迎之其視同列要貴蔑如也故為

李林甫所惡出為襄陽太守楊國忠為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

會安祿山反其弟斌為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

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

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即位

靈武起為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尚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為東京

留守及東京陷陟將率官屬入關詔拜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

止於永樂不許至京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之擠

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濟之器遭後生

瞻諂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

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關隸兵